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上

德清胡渭撰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

東來注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此渡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於此也又南逕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東又南逕汾陰縣西今滎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又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為太姒之

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即郃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

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為瀵魁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其水西南流注于河

又南逕陶城西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

又南逕蒲坂縣西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

又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有夷齊墓

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

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

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

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壖多客土遇潦輒潰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滎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去縣四十里滎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黃河

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歷八年河決東齧城闉甃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

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陝西衛在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黄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折而東是為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即此地也

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

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為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湋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

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

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厎柱渭按厎史記作砥

傳曰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厎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崤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塠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

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　黄卷潘岳西征賦作黄巷

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閿鄉城西而北注于河　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　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述征記云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按圖經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又東逕河北縣南　與湖縣分河按河北今芮城湖縣今閿鄉　又東永樂澗水注之　水北出薄山南流入于河即渠豬之水也　又東逕芮城　芮伯萬之故鄙也按今芮城縣北有河北故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即此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嶽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

軍馬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湖縣故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

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山北流入河又東右合門水洛水之枝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而北注于河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寶界流入後漢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從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

又東逕陝縣北河北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戴延之曰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水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按

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焦國也茅津亦謂之大陽津與虢山俱在州西北三里

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平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北虢

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云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有顛軨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其水南流注于河

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元和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硤石本陝縣地

河之右則穀水注之水出河南盤穀山東

北流與石般水合水出石般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般水又北注于河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重嶺干霄按崤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云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崤與般同鄭玄云地説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説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戸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

尚梗湍流激石雲洄㵘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

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衆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與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戸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漈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戸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戸將軍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戸灘在河中為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為寛衍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

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閿鄉在河南陝州西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薄山在縣北十五里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砥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砥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西北去平陸五十里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

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祠前東流湍激盪於孤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繆誤若此按此說

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峰在當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河三門亦砥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此

河水東至厎柱之所經也

厎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厎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鐫廣之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厎柱大業七年厎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厎柱

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至陜皆運於陸行三百里自陜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匠楊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達關中既避水險而陸運庸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陜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

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見食貨志按李泌事新書摭杜氏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為疑非也五代建都於汴漕不由底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鑿底柱三門慶歷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底柱為言者矣大抵三門之險非鐫鑿所能除

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兖青徐揚荊豫之貢道必由厎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不專在厎柱其下兼有關流為之阻蓋自厎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並注于河禹功既遠泥沙日積河上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鑴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滋甚則以鑴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關流故也禹

治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度禹當日必先浚關流而後析厎柱析厎柱者鑿山也浚關流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厎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釋文孟津如字渭按孟史記漢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

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
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
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內郡其故城在今
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即河陽
縣南孟津孔疏於泰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
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
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

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

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為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

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為河南洛北傳出䰟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頴云河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横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説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戸灘又東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壺城東而注于河當在今垣曲縣西又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水復出而南入于河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又東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注于河又東會濝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于河今濟源縣西有濝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叟謨我平陰者也湛水篇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湛水又東逕河陽

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按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城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

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者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五里與澠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北邙山之麓孟津縣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渚鳥渚委粟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又西為楊家灘柳灘杏灘

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潬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毁中潬城帝幸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濵中潬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潬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渦裏了無遺迹中潬由是遂廢孟縣新志云即今河中郭家灘也潬徙旱灰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

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潬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厎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潬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

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後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氾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外

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嚭郭撫梅反或作阫渭按史記作邳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

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内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實為慝當而成皐則為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

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徳漢屬河内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徳故城在今懐慶府武陟縣東成臯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子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酈道元曰洛汭即什谷張儀説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鄩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水曲流為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為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于臣瓚矣今按岯㕫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皐縣山成皐河北岸即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為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顔

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為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

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城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巒秀拔若倚屏幛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並峙縣西

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高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為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葢即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也按五社津在今鞏縣北五里崟原丘在縣西北三十里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清濁異流皦焉殊別又東逕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按平皋廢縣在今溫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西南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今在汜水縣西十五里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皋西大坂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今在汜

水縣西南十里　又東逕大伾下　成皋縣故城縈帶伾阜絕岸峻周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按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㵎九曲一名九曲山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明甚　又東合汜水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流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按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　又東逕板城北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即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是也　又東逕滎陽縣蒗蕩渠出焉　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築隄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㵎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一水門更相

澗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按古滎陽今為滎澤河陰二縣地蒗蕩渠首受河處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狼湯渠首受泲泲即濟也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泲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即鴻溝也蒗蕩渠東南流為滎瀆濟水為官渡水為陰溝汳水浚儀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為鴻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為睢水渦水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為之委別而原同也志家不曉繫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繫蒗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為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人以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為一處故詳辨之若隋煬引板渚口水入

汴則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臯縣地其非古滎陽引河處亦明矣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絶于扈即於是也按杜預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又東逕八激堤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又東逕卷縣北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按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出河之濟會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東南流逕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又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

焉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濮水也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元嘉中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是也

又東淇水入焉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互受其名也詳見北過降水下

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四

五丈按淇水口賈讓云在黎陽南七十餘里遮害亭西十八里是河先合淇水而後經遮害亭也

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見北過降水下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温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灣入河温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温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陷河中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汜水在開

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黄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滎陽在鄭州西七十里黄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黄河在縣南十五里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穿太行而東南流歷濟源河内修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方輿紀要云明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没縣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水多沙而横暴也

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黄河南去縣十里滎澤在州北五十里黄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黄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縣界之流遂絶

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十里黄河南去縣二十里

又東逕陽武縣北

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黄河舊在縣北二十三里與新鄉分水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遂絶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黄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丘界而縣北之流遂絶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黄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絶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黄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絶汲縣為府治黄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古圈鎮為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

而汲縣之流遂絕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二百里黄河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

葢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

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為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已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

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波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為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

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黄文叔曰蒗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蓋非獨蒗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

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奈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菏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蒗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榷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具在春秋戰國

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藴并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為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茍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内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防真夏王之罪人也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下

德清胡渭撰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降如字鄭戶江反渭按降漢書作洚字之誤也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横流而

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城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髙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髙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為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為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徳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

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為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内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為邢臺縣縣界絶無降源孔説非是酈注濁漳引鄭玄尚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為郕降于齊師之降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

以為近是今考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為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元和志云在縣

西南六十五里東逕長水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水自城北東注于漳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為濫水發鳩谷一名盤秀嶺又名方山鹿讀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去縣八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讀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即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為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其陰非是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

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注于漳漳水又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縣有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上屈逕其城北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一里又東逕襄垣縣故城南城在今縣北又東北逕潞縣北元和志漳水一名潞水在潞城縣北又東北逕望夫山涅水注之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黎城縣東北五十里濁漳水在縣西北五十六里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東北流

至磻陽城東而北注于漳按磻陽城在今林縣北八十里又東逕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之交漳口元和志清漳水一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又東出山逕鄴縣西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可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又東逕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南故鄴城北漳水上有講武城曹操所築蓋即此也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水以溉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又東逕梁期城南城在故鄴城北

五十里又逕平陽城北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元和志成安縣濁漳水西自滏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東南流逕肥鄉縣故城北又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按肥鄉故城在今肥鄉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縣地置列人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列人堤上又東北逕斥漳縣南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並屬

安府山西潞林縣涉縣鄴縣彰德府並屬河南成安肥鄉曲周廣平府並屬直隸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

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别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

謂絳瀆者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北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城在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按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注絳瀆即此水也繚城在今南宮縣東南經城在今威縣北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鄉也今在冀州東南又東北逕辟陽亭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信都城即今冀州治西至于信都城句

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今棗强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入漳脩與蓨同音條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淇水注云清河東逕脩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滹池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滹池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為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

北過下博縣而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為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兖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為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反若乞靈

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為後人偽撰有以也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頴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益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頴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得之

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絶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

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渭按此說允當脩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漳注曰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益以淇口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是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

於東北皆為大陸則以南北兩大陸聯為一地以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酈言則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陸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

程氏禹貢論曰古漳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宫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漳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為大陸

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洚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為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

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脩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即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洚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而况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為遷就邪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

折而北為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衛世家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商墟即此頓丘在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本衛邑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元和志枋頭故城在衛州衛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為堰遏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為枋頭今在濬縣之西南即所謂淇門渡也

右

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按杜注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今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明一統志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志云其麓綿亘四十餘里有龍脊岡岡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皇覽曰帝嚳冢在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

地有白祠阪同山阪二阪所結即臺陰野矣 又北

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

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 帝王世紀曰顓頊葬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有秋山山海經云帝嚳所葬濬縣新志曰白祀山在縣西二十里 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 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盖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其故城在今濬縣西

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 春秋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按枉人山元和志云在黎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言紂殺比干於此故名寰宇記云在縣西北十三里俗名上陽三山明一統志云在濬縣西北二十五里內黃縣西南六

十里北連跨巨岡左右谿澗不啻數百又按蕩水注云宜師溝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是一山而跨三縣之境也

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也（即漢志所謂清河）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

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

其地元和志相州内黄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内黄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奄未詳處所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頴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

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即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沫邑蓋誤以武乙為武丁耳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為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幷為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

水經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平恩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省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舊經平恩城西北至曲周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今在丘縣西北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城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為枯瀆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鉅鹿郡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救鉅鹿軍漳南括地志云今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

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廣宗縣界是為新漳而舊漳遂涸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為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即古薄落水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于薄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也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按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也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按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

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傳云圮于相遷于耿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為河津縣地傳直以圮為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圮于耿下脫遷于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為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為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

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恒山也今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恒山在曲陽

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滄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衛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降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横之言

為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

從何處行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汜濫兖豫青徐之域即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為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厮為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髙地為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者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為害先是全河東注則猶瀉杯水於掌上潰溢四出與後世東郡平原之決當亦相似也溝洫志云王莽時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稍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

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清河入海輙決而西則清河之地高於漳水之地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於滹沱之地又可知也漳雖善徙為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氾

灪禹引河由此入海所以為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

王横所稱周譜如淳注云世統譜諜也今其書已亡不知體製若何又怪太史公以武帝導河行北瀆為復禹舊迹似不曾見此書嘗以問百詩百詩曰案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王横所引即此譜

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周譜遷所讀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疎略者余聞之宿疑頓釋因思遷書疎略頗多言北載之高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讀周譜而三代世表不書河徙亦疎略之一端也或曰遷非不知今所行非禹所穿時武帝自多其功以為復禹舊迹故因而書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諱何

獨於此為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世哉以為疎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河亦至勃碣入海即以為復禹舊迹亦無不可不必過降水至大陸而後為復禹舊迹也當今之世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迹也已

王横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

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内黄二縣界

而其後為河所圮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內徙都亳河內即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為河所圮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為河所圮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都證禹河最確故首著之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

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盇西河自華隂折而東為南河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為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為千里而遥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為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

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即王横之所謂西山證九也叙傳曰商竭周

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為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感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曽畋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

北為從東西為横河從而漳横故謂之横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為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户合滹沱别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叙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為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

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葢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禹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為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

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瀆不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枝瀆皆空久之化為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清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時河空而漳清納流之地不空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東漢以後之河無山源之可納則一空俱空矣宋北流合清河入海

故金明昌中河徙而清河自若其下流分為二派一由南清河入淮一由北清河入海及元至元中河徙而南北清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泗之外亦更無山源之可納他日河復北道則汴空而淮泗不空此理固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肥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其肥鄉以上雖有清淇蕩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絶故河而東入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陻塞反覆參驗

益信漳水東出為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卒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延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在今開州界酈道元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黄溝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在今滑縣界若賈讓所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則在今濬縣界其言曰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迴折東與東山

相屬此隄蓋即讓所欲決以放河使北入海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金城即金隄又在東山之東矣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使隨西山下東北去無藉於隄而亦不妨有隄李垂導河書言曹公所開運渠東北有伯禹古隄蓋鯀所作也而禹修之世遂目之曰禹隄讓所謂東薄金隄即此也鯀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良

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善敗則相去遠矣

漢志河内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隆慮縣下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魏郡内黄縣下云清河水出南水經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内黄縣南為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清水出脩武縣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酈注云謂之清河口即淇河口也地理志曰

清河水出内黄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留遝絶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渭按水經隆慮所出之淇水即國水宿胥故瀆乃禹河之所行國水自西來注之勢不得東出内黄縣南為清河清河蓋禹河下流漸淤決而為此川猶漢屯氏河之類及周定王時宿胥口塞大河之水不至國水循宿胥故瀆東北逕内黄縣南為

清河漢志所謂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行千八百四十里者也其後故瀆又塞清河隨淇水至黎陽入河故淇水口亦名清河口及曹公堰淇口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為白溝是為復故瀆也蘇秦説趙曰東有清河説齊曰西有清河清河之來已久疑春秋前有之遏訾以鴻溝為禹河致塞之由今清河又分河於此間則下流緩弱不能衝刷泥沙鄴東河道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即王横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迹久失其傳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為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

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横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為白溝矣而不知其下流即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即北過降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真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為禹河者迨考其

歸趣則以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為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鄴東故大河即禹之舊迹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遂空者即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未嘗指鄴東故大河為王莽河且康既知此河出貝丘豈復與在鄴東者混而為一頓丘東南之決河未幾即塞安得以河水為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徒見漢書王莽傳而太昌謂禹河空於元光不

待莽時世惡莽居下流故河遷濟竭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亦不足信邪葢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謂鉅鹿去古河絕遠而以枯洚應降水移大陸於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鋭意求禹河動稱王横班固而其言猶方枘圓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墨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為九河

傳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顔氏曰播布也林氏曰凡言為者皆從此而為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為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為卑窪故也渭按徒駭與冀分水八枝皆在兖域說見兖州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見北過降水下漳水又北逕堂陽縣西長蘆水出焉衡水自堰分為二水一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葢變引葭之名也元和志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按

堂陽今為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 漳水又東北逕扶柳縣北今冀州西南有扶柳故城 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在今冀州西北 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在扶柳故城西北五十里元和志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濁漳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寰宇記長蘆枯溝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 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又東為袁譚渡元和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按桃縣故城亦在冀州西北 又北逕鄡縣故城東在今東鹿縣東按深州界元和志衡漳水在鹿城縣南 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城今在深州南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 又東

北歴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元和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架長蘆水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城在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漳與長蘆互受通稱又東北逕阜城縣北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又東北逕武強縣北元和志武強故城十五里按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縣南五里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晉分武邑武隧觀津為武邑郡治此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

西北二十里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衛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今武邑縣東有東昌廢縣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在今阜城縣西南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衛漳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按二城並在今交河縣東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漢志成平縣有虖沱河民曰徒駭河又樂成縣虖沱別水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此虖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滹沱別河故瀆即虖沱別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光入虖沱河蓋與成平接界處也又東北合清河謂之

合口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縣界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故鄜元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縣南二里按滄州界又東北濊水出焉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北又東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注滹沱謂之濊口按青縣宋為乾寧軍本漢參戶縣兼得章武地縣南有參戶故城即鄜注所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濊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為大直沽地勢平衍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又東北逕章武縣西又東北逕平舒縣南東入海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為魯城縣在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城縣界淇水篇云

清河自滱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按今靜海縣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焉本漢章武縣地元為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本朝改衛為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是也泉州今為寶坻漷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于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則為勃海亦謂之海也

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

鹿又北歷南宫新河兾州並屬直隸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强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静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鎮屬河間府注于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駭前已悉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

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葢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為胡蘇河得之

隋書平原東有豆子䴚通鑑云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葢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澱也

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

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漢志鬲縣平當以為鬲津通典鬲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為陵縣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金志安德縣有鬲津河按唐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志云古鬲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又東逕德平縣北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德平本平昌五代唐更名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金志樂陵縣有鬲津河南皮新志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城在今縣東元分無棣於此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東南二里有卧龍

岡在禹津河中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新志云禹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此元東無棣縣也明永樂初改今名又東北入海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南接霑化北接鹽山齊乘以濱州北士傷河為禹津云即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代雄處為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即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注于海者見寰

宇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為鬲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鬲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郡即德州治安德所領有蓨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蓨縣界是也

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為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為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

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為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

簡潔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之恩縣是也簡河在

此則出禹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為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坦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為水曲如鉤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黄巾于槃河又

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瀆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鉤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鉤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鉤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鬲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

闊數里疑即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為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為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即篤馬河之别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為古鉤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

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即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即鉤盤之故道乎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

謂播為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為鬲津而南入鬲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合為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絶入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為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

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迆東入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宫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為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為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滅水浮水無棣溝篤馬河之類馮逡元九河今既滅難明班固云自兹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為實録無事深求

近志雜亂者勿論即如孔頴達于欽凖許商三河以為言亦未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瀆異同曰黄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横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汜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既而横流益殺更復

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正義曰鄭

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入而入於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程氏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黄氏曰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渭按經所謂海

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説者以為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孚瞻士龍泰之丈叔能辨之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碣石之東為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為逆河入于渤海溝洫志同蓋漢人以渤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千年積

謬至蘇薛程黄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為集

傳

王横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

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

而横云為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為余言

曰九河若作逆河則末為不是余頷之而未有以

見其誠然百詩亦更無所發明也及讀薛氏語始

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葢横雖博聞

彊記而討論不精臨文多誤如秦決河溝以灌大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為大河西山不言黎陽亦其疎漏處逆訛為九即此可證也高忠憲有言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信夫

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少海即勃海景公時已有之不但此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

處北海北海亦即勃海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岸之地為海所漸當在其前王横云往者猶言昔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而必非謂漢世網羅舊聞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横言為妄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謂古史則諸侯史記皆為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其書與不書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里漢書溝洫志固已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

其年某月而後為可信乎且變異之事正史無文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没為湖見淮南子邛都縣陷為邛池長水縣淪為谷水海鹽縣淪為柘湖武原縣淪為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可盡以其言為妄邪揚州舊有海門縣南對太倉州其海口即江尾也東北境為海水所侵吞食寖廣西南出數十里　本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擊其聲如大礮日

夜不絶每沙岸將崩必先有軀坼之痕居人指以為候輒遷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之地化為海水過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不與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此類是也

許商云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其同為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三百里而今渤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為海

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云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届海濵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横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借營州以證碣石而實與横所言之事不同横事在南岸故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事當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為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吞食地廣㸔水畢耳之谿當同碣石苞

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絫縣地今為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吞食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絫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為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耳竊意禹時濟漯濰淄入海之口去今入海處尚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為一

也逆河既漸於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淮南水利考云（百詩謂余此書二卷沭陽胡應恩作蓋侍郎璉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遏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然此猶就清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遏沙如膠之投漆唯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踴躍翻騰而入海

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為勃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湮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為急縱令穿為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葢逆河既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

若宋北流入海之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句流入勃海蓋河奪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也尋瓚之

意葢以禹貢九河同為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即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總之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六郡之境跨古冀兖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濰淄之所入亦勃海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濰淄諸水其

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南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導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海在碣石之東又可知矣導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渤海者逆河之變也自漢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人不復知有逆河碣石在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碣石酈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夾

而納河是猶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南二十三里之山為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值而瓉道元之說棄若土梗矣

黄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葢以為省文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抵逆河知其下已治不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為詳略也然則中間相去不太遼闊乎曰奚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裁三百里耳江漢之

匯彭蠡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去海甚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據身所及而止不復言海口之地何獨疑於此章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璳道元之謬是何也碣

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寳坻界轉東自豐潤逕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人憂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黄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説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

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考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幷上二十一為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

十歲為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為迎河入于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

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歴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為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為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

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為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横東流至二縣之西為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為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為横絕之河而鄭王以為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

言逆河在其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即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横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

河之播而為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為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為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

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

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矣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為逆河句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兖閒逆設為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

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為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為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接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涞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為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横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横絶之河承西

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卷十三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十三下

德清胡渭撰

附論歷代徙流

禹釃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故鄭廩延邑下有延津今謂之延壽津按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即唐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山東北即黎陽故城東岸有鹿鳴津亦曰白

馬濟按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漢溝洫志賈讓奏言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汎濫朞月自定

又東北逕涼城縣在滑縣東北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為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一曰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則敘入清河漳水

並不列大河故瀆 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按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北有戚城 又逕繁陽故城東 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之澶淵杜預云在頓丘縣南也亦謂之浮水 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 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 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 又東北逕平邑郭西 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是也按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

至沙丘堰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於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愜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

延世募人盍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恇當人情故謂之恇山今在大名府北蓋即沙丘堰也館陶故城在今館陶縣西元和志王莽河在縣東四里隋析館陶地置冠氏縣其故城在今冠縣北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

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

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

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

城在今清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蓋即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二折者

也二折疑當作三折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城在今清河縣東南又東逕艾亭城南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又東逕平晉城南未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莽河在博平縣北十八里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為鳴犢河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大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南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寰宇記繹

幕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西流逕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按鬲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鬲氏即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州之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城在今景州南脩音條一作蓨括地志云俗名南脩城在今蓨縣南十二里又北逕安陵縣西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今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淇水篇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南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

謂之合口清河故大河也按魏收志合口在浮陽縣西浮陽今滄州漳清合流當在州界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也詳見播為九河下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內黄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清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清河屬直隸廣平府博平高唐並屬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接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

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已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砱礫不知在何處

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泲水東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令為令又加石作砱廣韻砱石砱郎丁切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句南

礫溪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礫溪口即南礫溪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絶變斯極矣滎陽今為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遽在此邪

唯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濟謂徙從礫溪口則可然亦無矼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矼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却無矼礫字又圖說莨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溪口不作矼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絶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

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

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

其下文曰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酈注云郭東有

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

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為九

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

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

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黄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緜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歴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堨之水是也蓋以堰為鯀所作或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於齊魏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

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即漢志所謂狼湯渠據

水經注陰溝本蒗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

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

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蒗蕩渠亦曰鴻溝浚

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

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

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王賁

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

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責所引是莨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横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責所引者大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黄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二口一在

白馬一在黎陽横以是謂貢所引者在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決通濮濟黄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黄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黄即外黄外黄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叙傳曰秦決南涯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皆承横之誤

近世河從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北二十

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其所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貢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因删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

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
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
塞止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
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
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
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
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尤甚迺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揵音其偃反瓠子歌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義與剚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

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溝洫志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元和志揵尾堰在彭州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成帝時瓠子河決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謂兖豫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

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歴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畧之程大昌以為元光巳後河竟行頓

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溢入平原濟南千乘騃騃乎有向東之勢矣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

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
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
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
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
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
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
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

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為算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畧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為哉故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濵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渭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叙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

長壽津東逕鐵丘南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望見鄭師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今在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按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過衛要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漢東郡有畔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於秦諸也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

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詳見兖州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按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倉亭津在縣西北又東北逕茌平縣西河東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茌平縣按今茌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碻磝城也縣西二十里有漢茌平故城又東北逕四瀆津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按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楊墟平原之隸縣城在高唐城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平昌般縣樂陵朸鄉故城南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而

東北注於海元和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按商河行大河之南漯水之北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詳見兗州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為竟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漁於河即此河也又北逕張公城有津曰張公渡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又北逕平原故城東故城在今縣南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今陵縣治即安德故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闕以津為名與臨邑縣接界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縣界朸鄉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縣南為厭次河今武

定州東有厭次故城本富平後漢改曰厭次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冦平原厭次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即此地也

又逕漯陰縣故城北

此北漯陰縣也按漯水下注云北漯陰城伏琛謂之漯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漯水之北

又東北為漯沃津

在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今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

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坈注濟

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

歷琅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坈亂河枝流而入於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河水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入海處當在甲下邑之東北馬常坈之北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二縣置本漢漯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

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東昌府陽穀屬山東兗州府茌平屬東昌府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興並屬山東青州府利津屬濟南府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叙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為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

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邁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畧而已

王景脩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蒗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即莨蕩渠也

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絶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廵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脩則

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絶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大畧足以有為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為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横請徙河縁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阽危事不

可為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葢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為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滞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横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

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即以復禹河為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即敗景啇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

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蓋讓欲復禹河故道

故曰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

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横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

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

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

勿以為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張

汜請脩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

為河流入汴幽兾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

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闗並之說也宋神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為害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頗得地宜兩崖完固勢不能遠汜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兖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為

縱横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至若田蚡利鄃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未必非蚡教之言也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不陰為元城冢墓計乎此正臯陶謨所謂巧言令色孔壬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

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葢管仲誇實征之所至

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即王制所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遥者也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禹河尚未改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幼清云近世河與淮合為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自西晉之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新舊二史亦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之郡也謹摭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黄河略為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黄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滑縣西南元和志黄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唐書五行志乾寧

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為濬縣

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

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鄄城縣

臨黃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鄄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十一里

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

朝城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

又東

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水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聊城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為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水經河水逕茌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茌平非河改道也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平陰西南至鄆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

今陵縣界元和志黄河南去縣十八里 又東逕臨邑縣北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北七十里 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黄河西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齊東縣界 其北岸則漓河縣厭次縣漓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南十八里漓音商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黄河在縣南三里 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為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黄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

為鬬口從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茌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從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

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黄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横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来時有溢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閒

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帥田弘正共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書蕭倣傳倣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

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為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為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

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云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畧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脩塞大中祥符四年遣使滑州經度兩岸開減水河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五年知滑州陳堯佐築大隄疊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是歲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畧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而北以漸派為六渠導入漳河滹沱易水以注于海議者以為不便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傍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歴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海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

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垂請自上流灑為二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復合於澶淵舊道則滑州不治自涸朝議慮其煩擾罷之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歷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按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西接范縣界周顯德初命

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為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脩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堙滅不可考陽穀縣東南河去縣六十里東阿縣北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界来經銅城南又東經清泠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為六塔河嘉祐

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横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横隴回大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為横隴堙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横隴舊河詔臣僚詳定脩又上疏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其害何如此近乎欺妄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

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已而中書奏開六塔脩又請罷其

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
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
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
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
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
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
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
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

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從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

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葢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横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茍疏其壅滞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横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横隴故道復

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逭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為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

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為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為二則上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兩絶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葢即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黄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葢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也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為濱德棣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别名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北流絶六塔河東南入横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逕博平縣西北絶王莽河而北

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為高唐縣又東北逕恩縣南唐為歴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絶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為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别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决金隄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

十里又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城在今縣東寰宇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縣有篤馬河按二水既合例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城在今海豐縣界北齊移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南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慶雲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禹津河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之所經築此以為

隄且海豐新志云鉤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堤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葢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為禹貢之碣石大謬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

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

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黄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河渠志慶歷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為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治至是河自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

合永濟渠元城縣志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與平恩縣分水今丘縣西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即故廣宗今為廣宗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河故道在縣北一里亦名黃蘆河北入南宮縣界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

西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抹岸衛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已而棗強埽決北注瀛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長河入焉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德州入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也寧津志云縣西三十里有古黄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隄巃嵸峭立居人謂之卧龍岡葢即永濟渠為宋北流之所經也又東逕蓨縣南蓨縣今為景州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葢

西字之誤東先新志云衛河在縣西三里又東北逕南皮縣西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按故城在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二十里與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塡廢永徽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衛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青縣南有合口鎮又東北逕乾寧軍東軍在今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

三年升軍為清州今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巖聳峙宋時以黄河所經呼為碣石或鐫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為禹貢之碣石大謬水經注清河東北過濊邑濊水出焉詳見播為九河下

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

水經注清河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寶坻漂榆城在今靜海縣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黄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大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黄河在界河內

東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有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濶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濶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漢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漸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濶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患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

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豐間小吴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壊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按静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馬三水所會自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濼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縣東北又東為三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漳衛水西南自静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

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

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丘縣臨清（並屬山東東昌府）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並屬東昌府）棗強（屬直隸真定府）故城（屬直隸河間府）恩縣（屬東昌府）德州（屬山東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宗熙寧二年巳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為元符二年巳卯東流斷絕河竟北

流蓋自仁宗慶歷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熈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宫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偁請脩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

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於冀四年尚書省

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

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

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

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溼亦遷

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

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

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

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黄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為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黄河故道北入南宫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倆言初決南宫再決宗城三決内黄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

揆言若修閉粟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洪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於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逕箧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漢武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来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按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地勢東高西下北流

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黄河入白溝以人力為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在此時矣為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寛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既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息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為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畧謂河尾北向恐

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駮之以為契丹之河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禄亦云界河向去深濶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説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

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蜩螗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歷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間化為平陸豈不惜哉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

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訏謨遠猶雖
為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
言之當於理而已矣
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
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
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
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
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

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啇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横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

為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廝二渠為萬世法自叅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儌戰國為之曲

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畀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

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葢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即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

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来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

至於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泛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

嘉祥金鄉鄆城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畧可覩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葢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以入於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

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詳見導沇入海下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詳見徐州貢道下河匯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

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絶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黄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来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来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岀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淫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

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墻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為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嘗以是為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為壑

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烏藴克錫克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河即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靜海縣志云即楊柳青渡在縣北四十五里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

復之圖議者以為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岀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岀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絶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

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歳為泰定元年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摭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獲嘉新志云河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入原武不經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逕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末決滎陽衡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景泰中復決張秋徐有貞作九堰八閘濬漕渠四百餘里名廣濟渠河流始安弘治二年

決原武支派為三一自封丘金龍口直衝張秋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蘭陽至宿州合汴渠詔白昂修塞之張秋在山東兖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

又東逕陽武縣南

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河去縣十餘里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黄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元至元二十五年陽武諸縣河決二十二所泰定二年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塞治明洪武十五年河決陽武天啓元年決脾沙岡由封丘曹單至考城復歸舊河

又東逕延津縣南

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在縣北明成化十四年決縣西之厯村泛濫七十餘里十五年徙經縣南入封丘界

又東逕祥符縣北

祥符河南布政司開封府治河舊去城四十里宋端平元年趙葵入汴蒙古引軍南下決黄河寸金淀水灌之官軍多溺死者遂引還明洪武中河決原武東

經城北五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隔在河北景泰四年塞之始復故道嘉靖十三年決趙皮寨入淮忽又自夏邑趨東北經蕭縣出徐州小浮橋下二洪趙皮寨尋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口入淮二洪大涸崇禎十五年賊於朱家寨決河以灌城城陷河自陳潁諸州浸入淮泗今河在城北十里朱家寨在城西北十七里

其北岸則封丘縣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徙經縣南去縣五十一里至大二年決封丘順帝至元初復決明弘治二年決原武其支流自荊隆口漫祥符下曹濮衡張秋五年復決荊隆口潰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命劉大夏治之七年決陳橋集嘉靖七年復決於此萬歷五年決荊隆口長垣東明幾於淪沒荊隆口即金龍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與祥符接界

又東逕陳留縣北陳留在府東五十里河去

縣三十里按元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

又東逕蘭陽縣南蘭陽在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儀封縣南儀封在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縣東北五十里有黃陵岡與曹縣接界元時賈魯治河功始於此明正德四年河自儀封小宋集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賈魯河下流淤塞遂南出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隄岸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馬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封之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

又東南逕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河去州七十里

又東南逕考城縣北

考城在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里多衝決賈魯河在縣北三十里

又東南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

商丘歸德府治城舊在河北自元至元迄明正德屢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是一變四十四年河淤益甚而運大受其病未幾河復決新集塞寵家屯東出沛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盡塞河臣潘季馴於三沽故道濬渠築隄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曹縣在山東兗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在縣南四十里黃陵岡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明初猶為運道及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先疏祥符滎澤上流又疏賈魯舊河四十里然後於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里河由歸德徐

州以達於淮決口始塞名張秋曰安平鎮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入單縣直抵豐沛由飛雲橋入運八年又自曹縣西決從縣北東行曹單以北城武以南田廬盡被漂没萬歷二十九年河決商丘蒙城集東南之蕭家口復南徙北去曹縣五十里為縣境患

又東逕虞城縣北虞城在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十五里

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二里

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兖州府西南二百十里河去縣四十里萬歷三十年河決單之蘇莊衝魚臺豐沛明年復決於此衝入沛縣太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横衝運道於是泇河之議起湖在沛縣東北地勢窪下

又東逕碭山縣北碭山在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河舊在縣南三十里嘉靖三十七年河徙始出縣北

又東逕豐縣南豐縣在州西北一百

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秦溝在縣東三十里華山之北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

沛縣在州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州西五十里沛縣西南有豁桑亭瓠子歌曰豁桑浮兮淮泗滿即此地也河舊在蕭縣北五十里去沛甚近及萬歷三十四年河歸故道自是蕭去河裁十五里而沛則去河五十餘里矣河渠考云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蘄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也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桃溝至朱珊渡一帶俱淤唯蘄門渡以東僅存舊流四十四年大河淤塞自趙家圈泛溢而北蕭縣境內一望瀰漫朱衡始開新河起夏鎮至留城一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以安隆慶四年河決崔家口萬歷五年復南衡縣界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

徐州在江南布政司西北一千里河自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於泗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

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閘河元初黄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舊從城東北小浮橋合運河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自商丘之新集出豐縣之秦溝衝徐州之坨城而小浮橋一帶漸淤新河比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萬歷初議復老黄河故道潘季馴疏言有五利而不果行迨三十四年河臣李化龍濬舊河自碭山縣朱旺口東至小浮橋由是河歸故道天啓四年大漲灌州城乃遷治於雲龍山

又東南逕靈壁縣北

靈壁在鳳陽府宿州東一百十里河去縣一百二十里

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

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睢寧在州南六十里河去縣五十里其地有羊山東北去州三里明萬歷中潘季馴於羊山龜山土山相接處創築横隄數十里以防泛濫即此又半戈山

在縣北五十里東去州五里州志云黃河舊繞半戈山北崇禎末改流羊山之南水勢散漫沙墊底高於是青墩營張家灣大壩等處屢報口決而邳歲受河患泇河在州西北九十里萬歷三十一年李化龍所開也源出費嶧諸山左合沂武南入於淮孫承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決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昭陽湖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為河奪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泇河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泰溝而疏支河殺薛沙水之勢今欲全泇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

又東逕宿遷縣南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又東逕桃

源縣北桃源在府西北一百十里河去縣百餘步縣西北四十里有九里岡南臨黃河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府西少北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顧景范云縣西三十里有三汊河口泗水至此分為大小二清河大清河經縣治東北入淮俗稱老黃河今堙其小清河於縣治西南入淮即今之清口也又東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清江浦在城西即今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是也高家堰在府西南四十里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黃淮入

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按雲梯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為海岸墩臺又東北六十里為大海淮南水利考云海道自兖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唯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翻騰其上勢若排天也明隆慶中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堙而高寶諸州縣幾為巨浸於是復起潘季馴再董河道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海口遂闢

蓋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巳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於淮其勢甚易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於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

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

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瀕河郡邑皆罹其害水勢北侵安山（在碭山縣）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托克托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於

淮東入於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托克托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

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為發憤一道

余闗曰南方之地本髙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

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渭按余闕此言正與挽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衛之郊北流為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挾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邪

日知録云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葢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

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

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

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為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嘉隆間雲梯關口有漲沙甚大潮退則見潮長則没無可施功之處縱乗潮退施功而一没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

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隄日繕而決日聞非庳薄不能支即迫近不能容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近河濱者）以東之又為遥隄（離河六七里）使水有所游盪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歧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袁黄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驅

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為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為閘二十有一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黄強清弱每㑹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

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灡浦坊在淮安府城西北四里累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鋸牙見宋史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取

相激而名今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磯嘴之制下布七星樁樁上甃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千尺袁氏以為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間遣都水郎中督工於湍浦坊作石鋸牙未知孰是磯嘴為治河要策萬歷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跡今清江浦尚有之其濁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嘴之力也

顧氏一桑字剛中無錫人景范之父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

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衛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衛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㠘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横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

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遥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滚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

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恒無壅決之患患自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為高故易以遏淮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河渠考云泗州淮身視清江浦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陡激故易以齧運然而河不外飽則淮不中潰淮并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淮却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

至於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黄運兩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岀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至漲溢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之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蹦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黄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淤海口幾為平陸萬歷三年

高堰復決於是山盱高寶興泰諸處悉為巨浸黃水躡淮之後濁流西溢浸及鳳泗清口填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為高堰者淮揚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鳳泗不免皆為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在高堰北十餘里

經大小澗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為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之長數百丈歷阜陵湖在堰西南二十餘里周家橋北去堰四十餘里翟壩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為山陽盱眙接界處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閘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衝溢無時矣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并築隄捍之隄在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淮太迫於張福隄窪處黃韶王簡二口置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遏其內

侵王簡口亦曰王家口使淮無所出黄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黄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葢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畢薄無所加隨即圮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黄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渰没科臣張企程請導淮分注江海以

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黄淮衝溢乃議分黄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閘涇河在寳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寳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寳應縣西南五十里寳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在寳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開高郵西南之

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為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竒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竒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三丈有竒矣昔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

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
歷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
自通行又加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
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
於時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
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
自興鹽以東濵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
之地比高堰為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

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為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黄水益横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黄如禦敵淮日退則黄日進論者以導淮為秘計而不察其為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

曷有窮已邪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絶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黄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絶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

水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於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漲矣顧寧人云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

黿鼉之憂殆未已也

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為務堰者高家堰一家作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加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

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漢以来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為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口本自無淤近日之淤以黄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黄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濵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

一至頃刻而平況未可施功邪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閻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為典農校尉廵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為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

合淮尚不聽其南奔況今欲藉此清淵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并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没於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

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尚矣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

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為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為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萬歷三年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為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

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
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為一瀆揚天
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絶此患莫如復
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
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
之或曰金温薩克蘇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
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
新鄉流絶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

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貲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

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遥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熈寧至明昌以後

事無可為居今日而覩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禹貢錐指卷十三下